

江苏南京市启动背街小巷精细化整治工程以来,在解决环境卫生问题的同时,尊重街区历史和原住民需求,从精致上下功夫,在特色上做文章,用一个个“微而新”的举措,留住背街小巷的老味道,找回乡愁记忆。

近年来,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加快发展壮大企业和糯稻基地规模,打造优势品牌,创新帮扶模式,在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走出了一条融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智力帮扶、公益帮扶、收益分红帮扶于一体的扶贫模式,带领贫困村民过上了如醪糟一样甜蜜的生活。

□ 丰悦

曾经遍地开花、俨然一道城市文化风景的报刊亭,如今的命运却岌岌可危。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13年,全国共拆除10,468个邮政报刊亭。即便时下,各地对于报刊亭的拆除举动仍未停止。

报刊亭曾被媒体誉为“城市衣襟上的鲜花”,当年也的确风光过一阵子,不仅为解决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而且为带动报刊销量、增添城市文化气息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近些年来,伴随网络信息化冲击,报刊销售额下降;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报刊亭被管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阻碍交通”甚至“违章建筑”等名义勒令拆除,从而使得报刊亭去留问题更加凸显。

目前形势下,报刊亭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作家牟平说得在理:“在文化大繁荣的时代,离市井百姓最近的文化设施就是报刊亭。如果报刊亭定义为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那么无疑有存在的必要。”从大的背景来看,党中央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报刊亭经过精心打造后,可以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主旋律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当前各地提出建设书香社会,提倡纸质阅读,那就应该有售卖纸质刊物的渠道,应该为报刊亭继续发挥其用武之地营造宽松条件。

据媒体记者对北京市报刊亭的调查,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北京全市报刊亭党报党刊销售量增长了600%,其中《人民日报》日均销售近3000份,是平时的5倍多。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形势下报刊亭仍为社会所需。

书店与报刊亭恰似一对孪生姐妹,共同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添砖加瓦。既然现代城市努力为实体书店顺畅发展提供鼎力支持,那么又何尝不能为报刊亭继续生存留出一席之地?

的确,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些报刊亭在位置、外观、卫生等方面与既定发展规划存在不协调情况,也有些报刊亭背离了初衷,以兜售饮料、售卖福彩等为主。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构成对报刊亭“一拆了之”的理由。当前要做的,是针对报刊亭面临的问题,积极想办法去规范它、提升它。

笔者以为,城市在进行市政建设规划时,不妨将报刊亭的规范化设置纳入进来,从报刊亭的位置、外形、经营管理等方面制定好科学细致的标准规范;同时,借鉴实体书店综合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允许并引导报刊亭在经营好报纸杂志零售业务的基础上,兼营图书售卖、借阅以及饮料、小食品买卖等,以此增强其市场适应性,把报刊亭打造成集文化传播、商业服务、公益活动等为一体的城市服务窗口。

现代城市编辑部
主任:雷茂盛 执行主编:王丽娟
新闻热线:(010)56805152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ityweekly2001@126.com

风光过后 城市报刊亭何去何从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报刊销售额逐年下降,多个城市的报刊亭逐年递减。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推进,不少报刊亭被管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等名义勒令拆除

□ 李坤晟 王若辰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作家牟平至今还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让她心焦的是,2017年8月她家附近的4家报刊亭在半月内先后消失。在附近最后一家报刊亭被拆撤后的第二天,腿有残疾的亭主向依旧前来买报的老客们解释道:“政府要给我们换新的、更漂亮的报刊亭,半个月之后就能安置好了。”但一个多月后,牟平并未见到新的报刊亭立起,亭主的身影也不复再现。牟平不得不乘车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买报纸。

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刷屏看新闻的时代,报刊亭还有没有存在价值?牟平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即使今日,报刊亭依然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为此,她写了《一点思考和建议》寄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并获得了回复。

虽然相关部门感谢了牟平的热情,并表示会重视这个问题,但牟平还是担心报刊亭的命运。

“守亭”者的百味

社会的车轮不停向前,很多人的生活都在经历变革。

在北京宣武门一带经营报刊亭的何克长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他从前任经营者手中接下报刊亭不过两年多时间。不像500米外的河

毛钱,杂志差不多同样是20%的利润。如果一份报纸砸在手上,需要卖5份报纸才能回本。

“这个不好做。”何克长说。何克长来北京十多年,做过洗碗工,当过搬家工人。现在他的妻子在报刊亭附近的写字楼里当保洁员。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再坚持几年,为正念高中的儿子在老家邓州挣一套婚房。

多地都在“拆亭”

坊间有传言,报刊的售卖可能最终会进超市、进社区。老彭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北京的老人很少有去超市排队买报纸的习惯。而且北京的便利店分布并不多,你瞅瞅,这条街上有一家超市吗?如果进社区,现在全北京停车的地儿都紧张得不行,物业更不会给你留空间。”他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北京的报刊亭本身就是“撤”出来的产物。早年报纸都是在摊上售卖,但小摊贩卖卖的刊物内容很难管理,不少是非法出版物。于是,北京市政府决定撤摊进亭。

1997年年底,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把报刊亭建设列为当年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建设了首批75个报刊亭。

从1999年开始,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报刊亭建设。街边的报摊大多被撤销,报刊售卖

“退路进店”工程,拆除全市共计421个报刊亭。

不宜全部清退

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报刊亭的收入来源已从主要靠卖报刊转换成卖水、饮料、电话充值卡等,来弥补报刊下滑带来的收入减少。

老彭和何克长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收入主要来自饮料。这一点也让北京报刊亭的生存承受很大争议。质疑者称,报刊亭不务正业。既然报刊售卖不能维持生存,不如早早淘汰。

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领导曾在2016年对媒体表示,正研究设计新样式的邮政报刊亭,对报刊亭的占地面积和边长都进行限定,新样式的报刊亭的体量肯定会比现在更小,而且功能更加单一。

据了解,按新的设计,现在通常占地8平方米的报刊亭将缩小到3.75平方米。报刊亭经营者自然不能再靠卖饮料补贴报刊亏空。

“如果不能卖水,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谁会做这个?”何克长说。

但像牟平这样至今还有报刊阅读习惯的市民,却并不介意报刊亭卖点饮料维持生存。她甚至认为,报刊亭可以售卖些具有老北京文化气息的小工艺品,如书签、剪纸、绣片、佩饰等。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康表

曾经遍地开花、俨然一道城市文化风景的报刊亭,如今的命运却岌岌可危。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13年,全国共拆除10,468个邮政报刊亭。即便时下,各地对于报刊亭的拆除举动仍未停止。图为福州市一处摆满各类报刊的书报亭。(资料图片)

张斌摄



南老乡老彭,经营报刊亭已经13年,经历过纸媒辉煌的岁月。

“当年好的时候,一天轻轻松松能卖几百份报纸。”老彭经营的报刊亭在地铁口附近。据他回忆,生意差不多是从2010年开始清淡下来的。那一年,美国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机iPhone4,宣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现在卖得最好的是《北京晚报》,每天能走个十多份。其次是《参考消息》。”平时,何克长自己看报纸也不多,他最爱看《参考消息》。

下午3点左右,发行员送来了当日的《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

这时,何克长把手从厚厚的手套里抽出来。原来,手套下面他竟然还套了一层塑料袋。“这里冬天冷,防开口子。”何克长又摘下套在手上的塑料袋,然后将同时送来的《五色土》副刊一份份插进《北京晚报》里。

何克长说,现在还买报纸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1份报纸挣两

统一由报刊亭规范经营。

在高峰时期的2008年,北京报刊亭建设总量近2500个。这些报刊亭帮助政府部门解决了一批原散摊人员、下岗职工、特困户、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并为推进“扫黄打非”工作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报刊销售额逐年下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自2008年~2013年,全国多个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逐年递减。其中,一部分报刊亭是因为经营不济而倒闭,一部分因为经营资质问题被整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管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等名义拆除。

据统计,2009年,江苏无锡城管部门以整治市容环境为由,大规模拆除遍布城区的1241个报刊亭和便民亭;2010年10月,南京市玄武区城管局发出通知,为配合街巷整治,所有沿街报刊亭必须于10月底前全部拆除;2012年,郑州实施

示,报亭能不能卖食品、饮料、小商品等,首先还是要在法律框架内,看是否取得许可。但另一方面,伴随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也要以市场为主导。既然存在,并且已经被消费者普遍接受,视作理所当然的业务,就有它的合理性。与其“堵”,不妨给一个出口。

但花力气提升一个逐渐被淘汰的事物是否值得?牟平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报刊亭的定位。

她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写道:“党中央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我相信,报刊亭经过精心打造后完全可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成为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以对正向文化的坚守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我们切勿因噎废食,一拆了之。”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之后,报刊零售公司给全市每家报刊亭两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不久就卖了出去。



北京市政协委员王立嵘在2016年提案中指出,北京街头林立的报刊亭是老百姓购买报刊文化产品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为民、便民、惠民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将报刊亭打造成首都文化地标,是强化北京文化中心建设、打造书香社会有效载体。